



WARRIOR OF
ROME

罗马战士

FIRE IN THE EAST

东方战火

[英] 哈里·西德博特姆 著 万洁 译

时代文艺出版社

WARRIOR OF
ROME
罗马战士

FIRE IN THE EAST
东方战火

[英] 哈里·西德博特姆 著，万洁 译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罗马战士. 东方战火 / (英) 西德博特姆 著; 万洁 译. —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15.3

书名原文: Warrior of Rome

ISBN 978-7-5387-4737-9

I. ①罗… II. ①西… ②万…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305940号

出品人 陈琛 杨海峰

产品总监 郭力家

选题策划 路佳瑄 张雁

责任编辑 付娜

装帧设计 孙利

排版制作 李玉龙

本书著作权、版式和装帧设计受国际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

本书所有文字、图片和示意图等专使用权为时代文艺出版社所有

未事先获得时代文艺出版社许可

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图表、电子、影印、缩拍、录音和其他任何手段

进行复制和转载。违者必究

Warrior of Rome: Fire in the East

Text Copyright © by Dr Harry Sidebottom

First Published 2009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4 by The Time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Ltd.

First Published in Great Britain in the English Language by Penguin Book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封底凡无企鹅防伪标识者均属未经授权之非法版本。

吉林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07-2014-4443号

罗马战士：东方战火

[英] 哈里·西德博特姆 著 万洁 译

出版发行 / 时代文艺出版社

地址 / 长春市泰来街1825号 时代文艺出版社 邮编 / 130011

总编办 / 0431-86012927 发行部 / 0431-86012957 北京开发部 / 010-63108163

网址 / www.shidaicn.com 印刷 / 北京同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 / 880mm × 1230mm 1 / 32 字数 / 360千字 印张 / 14.5

版次 / 2015年3月第1版 印次 / 2015年3月第1次印刷 定价 / 39.00元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请寄回印厂调换

目 录

序 幕	001
第一部 出海	011
第二部 准备	099
第三部 攻城	225
附 录	439
致 谢	458



序 幕

(公元238年夏)



阿奎莱亚

战争如同地狱，内战则更为残酷艰辛。这场内战进行得并不顺利，一切都未能按计划进行，攻陷意大利的计划也暂时搁置下来。

军队在春日的阳光尚未消融路上的冰雪之前，就艰难地翻过了阿尔卑斯山。他们原本以为自己是意大利的解放者，定会受到热烈的欢迎。有人告诉他们，只要他们一踏上意大利的国土，民众们就会飞奔而出，手执橄榄枝夹道相迎，携幼子匍匐在他们脚下，请求宽恕与怜悯。

可现实与他们的期望相差甚远。他们来到山下时，只见到眼前一片空空的城镇。人们已经带着能搬动的全部家当逃走了，就连房屋和神庙的大门也被拆下来带走了。往日熙熙攘攘的平原地带如今被遗弃，变得冷冷清清。士兵们穿过艾摩那城时，发现的唯一活物是一群狼。

现如今，这支军队已经在位于意大利北部的阿奎莱亚城外驻扎了一个多月了。各罗马军团和协防部队都是饥渴交加，疲惫不堪。匆忙建起的临时补给线已经断了，他们在当地也找不到什么能凑合着吃的。至于城中百姓没来得及收入城内的一些食物，早已经在士兵们到达此地的第一时间就被消耗一空。无处可以落脚，空地上连个遮风避雨的地方都没有。城郊的所有建筑都被拆毁，以便为围城工事提供材料。就连河水也被交战双方士兵的尸体污染了。

攻城毫无进展。城墙难以攻破，攻城车也不够用，守城士兵又非常顽强善战。每次尝试用攻城云梯和移动攻城塔攻城，最后都会以血淋淋的惨败告终。

但这一切都没能打击到大人物的勇气。每天，罗马帝国的皇帝马克西米努斯·色雷克斯都会骑着马环城奔走，大声激励攻城阵列中的部队，以鼓舞军心，而他所处的位置就在敌军的弓箭射程之内。当他穿过队列时，向士兵们承诺：一旦破城，这座城市和城中的每一个人都将任凭大家处置，他们就能为所欲为。尽管他的勇气可嘉，但他的判断力却一直难以让人信任。现在，他每遭遇一次新的失败，就会变得更加残暴。他就像一只受伤的野兽，或者就像大家所说的，就像一个野性未脱的半开化蛮人，经常对他周围的人发怒。他对身边的将领也毫不留情，指挥登城却劳而无功的军官们，被他以各种别出心裁的方式处决。而对于那些贵族出身的将领，他准备了尤其特别的精巧刑具。

巴利斯塔从未如此饥渴难耐，肮脏不堪。他是个高个子的年轻人，才十六岁身高就已经超过六英尺了，而且他还在发育。没有人比他对缺乏食物的煎熬体会更强烈。他的一头金色长发一直披散到后背。残留的一丝体面让他克制住，没有在河边梳洗。从昨天开始，他身上的异味又新混入了一种臭味——尸体被烧焦了的臭味。

尽管他年轻没有经验，而且从身份上来说，他还是他们部落交出来的外交人质，但大家都认为，他生为沃登神^①的后裔，以其出身，便理当领导一支蛮人的非正规军^②。罗马人已经计算好了城墙的高度，建造了长度适

① 沃登：古代盎格鲁-撒克逊人信奉的日耳曼神话中的主神，日后演变为古斯堪的纳维亚神话中的主神奥丁。——译者注

② 罗马人把居住在罗马帝国北方的外族部落称为“蛮族”，即本书中的蛮人。这些外族部落中人数最多、最著名的就是日耳曼人。——译者注

合的云梯，便派巴利斯塔率领五百人左右的蛮人战士充当先头部队，运送攻城梯子。他们以较慢的速度跑步前进，俯着身子在暴风雨般的投掷物中穿行。日耳曼人身形高大，又没有穿铠甲，这让他们成了一个个活靶子。投射武器一次又一次挟着令人厌恶的风声发射过来，击中他们。他们成群倒下，而幸存者仍然继续奋勇向前。很快，他们就来到了陡峭光滑的城墙下。他们将盾牌放在一边，开始架起云梯时，死伤的战士更多。

巴利斯塔是首批冲上去攀爬城墙的战士之一。开始的时候，他一手将盾牌举过头顶，一手抓着云梯向上攀爬，剑仍留在剑鞘里。一块礮石落下来击中了他的盾牌，差点儿让他栽下云梯。身边人们掉下去的惨叫声不绝于耳。他抬头看见一根长杆探出城墙外，一直伸到旁边那架云梯的上方。杆头绑着一个巨大的双耳罐，杆子慢慢转动，罐子跟着倒翻，燃烧着的树脂、热油、硫黄和柏油混合液如雨点般落在下方的战士身上和梯子上。云梯上的兵士们尖声惨叫起来，他们的衣服被烧着了，皱缩起来，紧紧地贴在他们身上，衣服底下的皮肉也被炙烤得发出滋滋声。于是，他们一个接一个地从云梯上栽倒下去。那些燃烧着的液体四处飞溅，有些溅到了城墙下的战士身上，他们赶忙用双手扑打身上的火苗，或者干脆躺在地上打滚，但却无法扑灭这火焰。

巴利斯塔抬头一望，自己头顶上也悬着一个大罐子，而且支着罐子的杆子正在缓缓转动。巴利斯塔毫不犹豫地从小梯子上跳了下去，重重地摔在地上。有那么一会儿，他觉得脚踝骨摔断了，要不就是扭伤了，他以为自己要被活活烫死了。但是自卫的本能让他克服了伤痛，最后他一边招呼着身边的战士跟上他，一边飞快地逃开了。

战士们早晚会的谋反的，巴利斯塔这么想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因为他已经见识了罗马人的军纪，没有哪个战士的身体能经得住这么长时间的攻城。这天的惨剧上演后，策划谋反的人找到他，他一点儿都没感到惊讶。

现在，当他等待着轮到自己去做的时候，他才意识到自己有多么恐惧。他并不想当什么大英雄，不过，这由不得他。如果他什么也不做，要么会被马克西米努斯·色雷克斯处决，要么会被叛变的战士杀掉。

那几个叛变士兵判断得没错。皇帝的帐篷附近没有几个守卫，守在帐篷前的卫兵多数也是在睡觉。这时刚过中午，正是人们昏昏欲睡的时候，是攻城暂告一段落的时候，也是皇帝和他的儿子午休的时候。

其中一个叛变者点了点头，巴利斯塔动身向那座巨大的紫色帐篷走去。帐篷外侧立着大旗，他突然意识到，今天的天气可真好。这在意大利是多么完美的六月初的一天，暖洋洋的，时不时刮过一阵微风，有只蜜蜂在他前方嗡嗡地飞过，几只燕子在头顶的空中盘旋着。

一个禁卫军守卫把长矛一横，挡在巴利斯塔前面。“蛮人，你以为这是什么地方，岂容你乱闯？”

“我有事儿禀报皇帝陛下。”如果拉丁语口音再重一些，那么巴利斯塔讲得就更像回事了。

“有事儿禀报的不是你一个。”守卫一副不屑一顾的样子，“赶快滚开吧，臭小子。”

“我得到一个消息，有人在策划叛乱，想推翻他。”巴利斯塔声音放低了些，“叛乱的有军官和贵族，他们想杀了他。”他发现守卫脸上浮现出犹豫不决的样子。最后，比起担心叫醒那个因为局势糟糕越来越易怒、越来越暴力的皇帝，守卫更担心没有把可能会发生叛乱的消息通报给皇帝会给自己带来杀身之祸，因为这位皇帝不仅多疑，报复心也重。

“在这儿等着。”守卫把另一个卫兵叫过来看着这个蛮人，然后转身进了帐篷。

他马上又出来了，让卫兵解下这个年轻的蛮人的武器并进行搜身。

巴利斯塔不得不交出了剑和匕首，跟着守卫进入了帐篷。他们先是穿过前厅，然后来到了内室。

起初，巴利斯塔几乎看不清帐内的情形。刚刚从外面明晃晃的阳光下进到帐中深处，他眼前只看到一团暗沉的紫色。眼睛慢慢适应了光线，他才看见皇帝总是不离身的那团圣火，正在出行带的小巧祭台上半死不活地烧着。接着，他又看见一张宽大的行军床。然后看见皇帝盖乌斯·尤利乌斯·维鲁斯·马克西米努斯（通常被称为马克西米努斯·色雷克斯）从床上坐起身来，面色苍白。他脖子上名贵的金项圈熠熠闪光，那是他还是个小兵的时候凭借自己的勇猛无畏从皇帝塞普蒂米乌斯·塞维鲁那里赢得的。

从帐篷另一端传来一个严厉的声音命令道：“跪下，向陛下行礼。”巴利斯塔被身旁的守卫往前一推，双膝跪在了地上，他看见马克西米努斯·色雷克斯那英俊的儿子从黑暗中走了出来。巴利斯塔不情愿地俯下身，马克西米努斯·色雷克斯伸出一只手，手上戴着一枚沉甸甸的金戒指，戒指上镶着一颗雕刻成老鹰形状的宝石。巴利斯塔吻了吻那枚戒指。

马克西米努斯·色雷克斯坐在行军床的边儿上，他只穿着一件简单的白色长袍。他的儿子站在他身旁，穿着他喜欢的精致胸甲，还佩带着装饰性的银剑，剑柄铸成了鹰头的形状。巴利斯塔依旧跪在地上。

“天啊，他可真臭。”皇帝的儿子说，边说边用熏过香的衣服掩住鼻子。他的父王挥挥手，示意他安静。

“你说有人想取我性命。”马克西米努斯·色雷克斯那双灰色的大眼睛盯着巴利斯塔的脸，“告诉我谁想造反？”

“回禀陛下，是第二帕提亚军团的几个军官，大多是军团的指挥官，还有几个百夫长。”

“把名字告诉我。”

巴利斯塔似乎有些不情愿。

“父皇问你话呢，快说名字。”皇帝的儿子说。

“他们都是位高权重的人。而且他们朋党众多，极有影响力。要是他们听说我揭发了他们的阴谋，那在下将会有性命之忧。”

皇帝笑了笑，笑声可怕而刺耳。“如果你说的是真的，那他们就伤不了你，伤不了任何人；要是你说的是假的，你也就用不着担心他们想怎么收拾你了。”

巴利斯塔慢吞吞地说了一串名字。“弗拉维乌斯·沃庇斯库斯、朱利叶斯·卡庇托林努斯、埃利乌斯·朗普里狄斯……”他一共说了十二个名字。这些都是参与叛乱的人员的真名，但是现在说出来并不要紧。

“你怎么知道这些人要杀我？你有什么证据？”

“他们想让我加入他们。”巴利斯塔大声地说，想以此分散皇帝的注意力，以免他注意到帐篷外面的动静，“我要求他们写书面的指示，我都带来了。”

“外面是怎么回事？”马克西米努斯·色雷克斯像往常一样脸部肌肉抽搐了两下，面露愠色，“卫兵，让外面安静点。”他伸出大手向巴利斯塔呈上的文件抓了过去。

“您看……”巴利斯塔继续说道。

“安静！”皇帝下令道。

结果外面的动静非但没有减弱，反倒更吵了。马克西米努斯·色雷克斯大怒，脸也跟着变得狰狞起来。他转头吩咐他儿子说：“出去看看，告诉他们，都他妈的给我闭嘴。”

马克西米努斯·色雷克斯继续看文件。又是一阵吵闹声让他抬起苍白的脸。巴利斯塔看到他眼中闪过一丝怀疑。

巴利斯塔一跃而起，抓起燃着圣火的小巧祭台，冲着皇帝的脑袋就砸

了过去。马克西米努斯·色雷克斯一把抓住巴利斯塔的手腕，他的握力大得出奇，另一只手则攥成拳头向巴利斯塔的脸挥了过去。巴利斯塔的头被打得猛地向后一仰，马克西米努斯对准他的肚子又是一拳。皇帝将他那张岩石般棱角分明的脸凑到巴利斯塔跟前，气喘吁吁地呼着带有大蒜恶臭的粗气。

“我会让你生不如死的，你这个小崽子。”

马克西米努斯·色雷克斯几乎是轻轻松松地将巴利斯塔随手扔了出去。年轻人撞倒了好几把椅子，还撞翻了一张桌子。

皇帝拿起佩剑向门口走去，巴利斯塔绝望地大口喘着气，挣扎着站起来。他环顾四周，想找件武器，可没找到，只得从书桌上抄起一根铁笔，跌跌撞撞地尾随皇帝往外走。

从前厅向外望去，整个场景仿佛是镶嵌在画框里的一幅画，色调明亮，就好像是在光线充足的神庙里或者门廊上画的。远处，大多数是四散逃跑的禁卫军，其中也有些人加入了第二帕提亚军团，正在将皇帝的画像从帐篷支柱上往下扯。较近的地方，有一群人闹哄哄地挤作一团。帐篷门口则是马克西米努斯·色雷克斯结实宽大的后背，他手里握着剑，硕大的脑袋左顾右盼。

骚乱停了下来，那群人中竖起一支长矛，长矛上插的正是马克西米努斯·色雷克斯的儿子的头颅。尽管头颅上蹭上了泥土和血污，但那张脸还是无比俊俏。

皇帝发出一声嘶号，那简直不是人类能发出的声音。趁着这个大块头还没来得及有所动作，巴利斯塔赶忙脚步踉跄地从他背后发起了攻击。就好像一个猎人在角斗场上往公牛身上插剑一样，巴利斯塔将铁笔刺进了马克西米努斯·色雷克斯的脖子。马克西米努斯的胳膊大力一挥，将巴利斯塔推到了前厅那边。皇帝转过身盯着巴利斯塔，拔出铁笔，狠狠地扔到地上，鲜血淋漓。他举起剑，往前走了两步。

年轻的巴利斯塔踉跄着往后退了几步，抓起一把椅子挡在胸前，算是临时的挡箭牌。

“你这个阴险奸诈的小杂种，你可是宣过誓的——发过军人的誓言！”血顺着皇帝的脖子淌下来，但这好像并没有妨碍他的行动，他挥了两下剑，椅子就被劈成了几块。

巴利斯塔扭转着身子，避开刺来的一剑又一剑，可剑还是贴着他的肋骨划了过去，他感到一阵火辣辣的疼。现在巴利斯塔坐在地上，抬起胳膊护着伤口，想往后挪动。马克西米努斯·色雷克斯死死地盯着他，随时准备刺出致命的一剑。

结果皇帝背后飞过来一支矛，刺入了他毫无防备的后背，他趑趄着往前迈了一步。又一支矛猛地插进了他的后背，他又向前迈了一步，然后一头栽倒，正巧倒在巴利斯塔身上。他庞大的身躯沉沉地压在年轻人的身上。他热腾腾、臭烘烘的鼻息呼在巴利斯塔的脸颊上，还抬起手想要抠出这年轻小伙子的眼珠。

不知怎么的，那根铁笔又回到了巴利斯塔的右手里。因为心中的惊恐和绝望，他体内反倒生出一股力量，将铁笔刺进了皇帝的喉咙，鲜血喷涌而出。皇帝的手指抽搐了几下，缩了回去。鲜血蜚疼了巴利斯塔的双眼。

“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这个大块头露出一抹可怕的笑容，留下了最后的威胁，鲜血和白沫顺着他歪斜的嘴角冒了出来。

巴利斯塔看着外面的人拖走一具具尸体，就像一群猎狗将猎物大卸八块一样。他们把皇帝的头颅砍了下来，就像他儿子的一样，戳在一支长矛上。而皇帝壮硕的身躯则被遗弃在一边，任由众人踩踏和羞辱，任由鸟儿啄食、野狗撕咬。

再后来，马克西米努斯·色雷克斯父子的头颅被送回罗马示众。他们的尸体则被扔进河里，因为大家根本不愿意让他们入土为安。



第一部

出 海

(公元255年秋)



第一章

战船驶出布林迪西海港的防波堤之后，船上的几个探子聚到了一起。他们坐在甲板上，在河岸指挥官部下的这群人中看起来毫不起眼。从他们的位置回头看去，沿着狭窄的船体，大概一百英尺远的地方，他们这次任务的目标就站在靠近船头的地方。

“见鬼的蛮人。咱们三个的任务竟然就是盯住这一个该死的蛮人。真是可笑。”一个探子低声抱怨道，他似乎连嘴唇都没动一动。

说话者带有苏布拉贫民窟的口音，这是位于罗马七山之中的两山之间拥挤峡谷的一个贫民窟。他的出身也许不好，但是作为一个军队密探，他和他的另外两个同僚都来自罗马帝国最令人敬畏的组织——弗鲁曼塔里伊^①。

从组织的名字看起来，这几个人的工作似乎与粮食派发或军队给养有关。不过，众人皆知，这就好像把荒凉死寂的黑海称为“宜居之海”或者把给人恶报的魔鬼称为“仁慈之神”一样大错特错。从罗马城的达官显贵到边远省份（如不列颠尼亚的岛屿）的低等奴隶，大家都知道弗

^① 弗鲁曼塔里伊：最初指负责筹集粮食的士兵。皇帝图拉真从禁卫军中抽取部分精英建立了这个特务机构，将这类士兵改造为统属于中央的信息情报与监察人员，承担传递中央与地方的公文、刺探情报与监督行省等职能。——译者注